

# 真實與虛幻——從戲劇看醫德

文 / 醫聲論壇文選

日劇白色巨塔造成轟動，一夕之間里見醫師成了「好醫師」、「有醫德」的標準，他對病人竭盡心力，爲了病人福祉不惜得罪位高權重的上級醫師，還得抽空到實驗室致力研究發表論文。無可否認劇情安排的許多橋段值得現實世界的醫師們反省檢討，不過電視劇和原著小說的年代有所不同，醫學水準和隱藏的倫理判斷也和現代頗有差距。雖然原作者和電視劇都諮詢了有醫學背景的醫師，但還是有不少地方和真實的醫療知識或實際運作有所差異，特別是在電視劇中爲了可看性增加不少近年來因醫療科技進步才有的設施儀器，反而對劇情的一致性和真實度有所影響，加上對於醫師間人事鬥爭的著墨太多、太險惡，所以到開始要進入佐佐木那一段就有點看不下去，不過就我已經看的部分有幾個重要爭議點值得釐清！

第一個爭議是出現在小西綠這個病患，里見醫師在診斷、解釋以及和鵜飼教授的互動這幾個地方是有爭議的。第二個爭議點是業務員林田加奈子，平心而論『財前冷冷地說：「這種程度的癌症，外科幫不上忙。」和鵜飼冷冰冰的這段話「與其濫用同情心不如把時間花在有救的病人身上。」』在學理和邏輯上完全站得住腳，但在廣大觀眾心中，這兩個人講出這樣的話實在是罪無可赦、毫無「醫德」可言。但讓我們理性想想所謂「醫德」是什麼，醫德指的該是醫師的職業倫理，亦即教導醫師以理性邏輯的論證方式探討執業中如何判斷「是非對錯」的一支哲學理論，嚴格說來這當中並無「人情」或「態度」的要素。

俗云「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怎樣的態度是好、怎樣叫壞，牽涉到很多因人而異的個人主觀，就像咖啡好不好喝、衣服好不好看這種問題絕對沒有標準答案，雖然也有不少主張「倫理相對主義」，即一件事情到底爲是爲非，完全取決於個人或不同族群觀感，但這種論點相當薄弱並不爲大多數人接受！

例如，設若我們認同「倫理相對主義」，如果不同的人對於「只要我討厭一個人就可以殺了他」這個議題的對錯與否看法並不一致，我們到底該怎麼決定做這樣事情的人在道德上是對是錯？再如，有一次一個病人住進加護病房，病人的太太到處關說託人打電話，議員、院長、董事長...能找的都找了，會客時我對他女兒解釋：「我們不會因爲有人關說與否而對病人有差別待遇，一定都會盡力照顧，若有關於病情的疑問，可以直接跟我們第一線的醫療人員討論...。」

話沒講完，她女兒當場發飆說我態度很差、我沒有資格以這種口吻向她們訓話，並且開始掉眼淚！我私下問一旁的護理人員我剛剛態度有怎麼樣嗎？她們說還好吧，大概是人家穿金戴銀（全身行頭確實看來所費不貲）、位高權重，被奉承慣了，覺得你不上道吧！重點來啦，如果家屬就用關係開記者會聲淚俱下地指稱我態度差、高姿態、斥責家屬、沒「醫德」呢？我就事論事、不卑不亢的態度或許真讓她不舒服，那麼我是否就是沒有「醫德」的醫師？

是以我們應該對新聞報導的一切理性看待、冷靜處理，也不宜隨便替別人扣上有沒有醫德的帽子，太多事情可以藉由媒體去操弄，而且大多數人觀念中的有無「醫德」其實都是個人主觀舒不舒服、喜不喜歡，道德價值判斷不應流於像品味一樣的個人觀感！

扯遠了，回到財前和鵜飼的論點，如果我們能接受倫理上的對錯與否不應和人情態度混爲一談，他們所持的看法到底有沒有一個廣爲承認的原則，正是公平正義，「希望將有限的資源用來拯救更多生命」這樣的看法對錯與否，並不因爲講的人態度是冰冷無情還是溫暖親切而有所差異！

只是現實生活裏，維繫社會的人情事理和真正的嚴謹邏輯有很大的差距，一般人真正用來判斷是非對錯的與其說是倫理原則毋寧說是直覺和情感，我想到威爾史密斯主演的「機械公敵，I, Robot」。劇中主角雖在一場重大車禍中劫後餘生，藉助精密的高科技機械手臂移植得以延續生命，卻因爲當時在現場只有一次機會可以救人的機械人計算結果救他能存活的機會高而選擇了他，讓另一個小女生無助地困在車中沒入河底。小女孩臨別絕望的眼神讓他無法原諒自己，自此他背負的沉重罪惡感讓他老是從重覆的夢魘中驚醒。於是他仇視沒有人類情感將對錯判斷交給數字運算的精密機械人，不相信這能替人類帶來幸福！

再細想，他的恨意究竟是源自機械人沒有選擇救小女孩還是因爲自己竟然也曾有過因機械人選擇了自己而感到慶幸的念頭，我們無從得知，但這麼複雜的情感確實正是我們判斷生活週遭事物對錯的主宰！我們必須承認親切溫暖是「好醫師」的特質，但冰冷無情似乎也不該被直接貼上「沒有醫德」的標籤！

要說一個人沒有道德之前何妨先想想自己對道德的認知是什麼？是自己不喜歡還是別人真的沒道德，或許真正沒道德的是輕易說別人沒道德的人，不是嗎？